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清江文集卷十七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黄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恒慊焉而不足洪武(闕)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

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
兎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
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
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敷榮鬯
達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葢亂極復平數
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
使攻戰之未息疾疫之夭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
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檇李而錢唐由錢唐而

宇定軒記

古稱閩多秀士自宋朱子講學武夷而通經好古由科目進者不一余之分教國子生也識方仲文氏焉仲文家於閩之玉井距武夷五里題其遊息之所曰宇定軒取莊周庚桑楚篇語也嘗求記於余至三四無倦色乃為之言曰一室之小吾之宇也六合之大亦吾之宇也抑不知吾之宇在於德無小大之可言而德之為宇有天光焉定而已矣今吾旦而與外物之交至者減於東

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獲復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甚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絶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奚翅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遠復者獨稱顔氏之子爲近之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必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余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

非定於此而應乎彼歟推其所以異者彼以定而定吾以定而敬定而定者寂而無感定而敬者感而未嘗不寂其得失相懸萬萬已仲文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取乎周者將惡物之膠膠擾擾必盡此而定定之功觀其言有黙契於是非以老子之語南滎趎爲足也余懼其溺於高虛玄遠不悟其非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無以救其終也因反覆所聞聖門教人之旨以辯之仲文尚有所擇云

而起於西排於前而襲於後中固不得有所定也中不得有所定則天光亦從之而晦昏瞀錯亂可勝言哉惟不撓於是非得喪喜怒哀樂其至虛至靈奚翅日月之昭晰定之所發如此周未能窮其理顧欲身爲槁木心爲死灰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使如兒子然非吾之定也吾之所謂定者非若槁木死灰不知所爲所之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定非一於定也特日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牿猶鏡之鑒物而不爲物所遷豈

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觸於境而昏又復擬於境而醒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者未嘗醒醒者未嘗不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清秋海月而事皆得其官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然歐黄二公皆一世豪傑之士其胸中灑落固非常人所易及抑榮辱得喪是非欣戚相爲勝負者自壯而老不知其幾矣遂托之所遇以明其樂之在此焉彰上人洞然吉安之慈恩寺沙門也居其祖師明心燕坐之所

醒心軒記

余嘗論天下之至樂不在於珠玉之玩狗馬之適而恒得於一山一水之間故歐陽永叔醒心於泉上黃魯直醒心於竹所豈特解其酒之沈酣也哉大抵日與事接耳塞其聽目蔽其明如蠱如寐顛倒錯亂所惡殆甚於酒巳一旦脫囂煩而即幽閒見夫天之高野之曠煙雲吐納禽魚上下於是易其視聽不翅蠱而愈寐而覺豈非境變於前而心悟於內哉嗚呼天地之大一毫之小

九月初吉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暎雪齋記

暎雪齋者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遠祖康爲法也大雪之夜人既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日之不足則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乎學其志固異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讀者董仲舒讀之爲膠西相兒寛讀之爲御史大夫匡衡讀之爲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爲會稽太守其讀書

實魯直所名者凡若干年今年春來京師天界住山全室翁愛其學優而行堅遂留之俾住蒙堂之别室乃欲揭醒心之名以示不忘而全室一日以隷古作三大字以貽之何其前後之相符而會其意於不言也介春官行人王景行氏求余記故舉其說如此雖然洞然學佛者也究苦空寂滅之法超然物表心境兩忘其所以醒之者奚求一山一水之間當如余之所論矣其質之全室或有合焉尚有以告余也乎洪武七年歲在甲寅秋

子之讀書不過悼其屈而求其通服其勞而必其成志既遂矣或淫以取禍又不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遠所以尊其居壹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梧封人謂子牢曰昔余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之謂矣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負而穴壁者有傭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映雪其一也攷之於史仲舒兩事驕主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為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匡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民之機以及治性正家鑿鑿萬言出入殷盤周誥故又知其讀書者不徒謀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非諸子之所及焉諸

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亦豈出於僞哉死不異乎生亡不異乎存而其精神之相感體魄之相接固有無間於冥冥者君子記之於禮其義精矣殆非常人之所能知也余故謂死其親而忘之者不仁惑於神而昵之者不知孰余過邪國子典簿裴季和氏蚤喪二親而有終身之憂顏其堂曰著存其所以致愛致慤合乎祭義之所言矣且求余爲之記因著其說以明之初季

臣原仲其勉之是爲記

著存堂記

余讀祭義而知人子之事親其有終乎死不異乎生亡不異乎存惡忍忘之於朝夕也嗚呼世之私於淫昏之鬼非其族屬至像而祠之若或覿其光怪之發見洋洋然鑒之在上臨之在前莫敢有一毫之欺莫敢有一息之怠而於其親反疏焉甚矣其蔽於愚也惟仁人孝子之心則不然霜露風雨之變既齋而祭所謂入室僾然

所重建也堂負蒼屏千仞視昔爲加雄麗焉初晉咸和間有僧竺惠理自西域至杭以其下朶峰爲自身毒飛來者即其地置繙經院隋真觀法師益廣其制改院爲天竺寺至宋仁宗時天台慈雲式法師來居於此顧瞻棟宇庳陋弗稱大雄氏之教之尊謀易而新之而丞相王文穆公侍郎胡公則皆捐俸以相其役由是伐材於山陶甓於治工效其藝人昏其勞條焉而大殿中起三門前開翼以左右兩廡金碧炳煥不翅雲點濤涌地因

和之父日章先生嘗以明經薦於有司余獲識之錢唐奇偉磊落秀出等夸惜其不及顯融而沒季和尚克樹立於後可謂有子矣則於是堂必曰居吾親之所安也食吾親之所耆也一升一降一出一入恒視其所不及見聽其所不及聞未嘗忘之於心爲能嚴於所事不翅神明之尊非失於不仁不知者盍舉以警夫人也歟

薝蔔堂記

天竺靈山教寺說法之所曰薝蔔堂住山珩公伯琚之

新者所謂薝蔔堂屹然焚蕩之餘豈非資其荷負者歟請得以繹其義物之有香者不一而薝蔔香爲烈人之有德者不一而佛爲至香之烈則掩乎衆物德之至則首乎衆人故入薝蔔林者不聞餘香入佛之室者不知有聲聞辟支也此天女訶舍利佛所贊而見諸經者如此嗚呼暗者不可攻而慧暴者不可反而慈嗇者不可弘而廣汙者不可遷而潔淫者不可節而約甚矣其局於一偏也至聞佛之説則皆深信而速化殆過於教而

之而益勝其後爲堂若干楹則名詹蔔云繼法師而葺於後者代有其人元季至元辛丑寺燬於兵而堂亦墮矣大明洪武五年伯琚之主天竺也慨創始之不易思圖終之爲急乃發其私橐載經載營仍揭舊名於中益距慈雲三百餘年廢興若出於數實教之所關也且馳書京師抵余求記其顛末辭勿獲則爲之言曰錢唐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而實坊所居者十九葢自齊梁以來益崇益侈矣一旦變起州縣剗爲狐兔之區未有能作

距昌國縣東三百武有洲曰芙蓉其水縈紆南流以入於海洲之上皆蓮芙蓉其異名也當三伏時紅披翠掩雖鏡湖三百里亦無以過於是焉隱者李文友所居既專其勝築堂若干楹因顏之曰遠清命其子彥清求求記余嘗論詩人工於寫物凡狀其形者遺其神而濂溪周子之於蓮求神於形之外詩固有所不及也夫周子一代豪傑之士其生也後聖人千有餘歲而學之所造會聖人於一時殆非漢唐諸子所至其於一花一草疑

行禁而尼豈非薰其德如薝蔔之香莫知其所以然乎雖未足以爲喻然知香莫過於薝蔔即知道莫加於佛矣異時退休江湖之上尚訪伯琚於天竺尋丹井經臺陳迹登堂共論慈雲之事未晚也姑述其槩登載諸石俾將來有所攷伯琚名楚珩族出檇李特深於教爲五山所推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有二月廿日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遠清堂記

於不朽矧爲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觀揖讓之習惡可不勉而至於君子甘爲小人之歸乎宜即物以反諸已非特取香之遠而益清爲人之所美尚蓄其至美使體夫遠清也哉是爲記

清江文集卷十七

必畧而不顧乃有愛蓮之説何哉葢有胸次灑落如光

風霽月則無一毫之累可知而蓮之至潔不妖可觀不

可褻實足以配之故目爲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衆人

之牡丹已且歎時之愛牡丹者衆愛蓮之同於已者寡

也今文友有周子之愛取其語以爲名其亦異乎衆人

歟抑聞環洲而居者多大族而中建夫子廟久矣惜湮

於荒陬僻壤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四明之有芙蓉焉

雖然一物之微發之於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

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爲言者乃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甓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無雕斵之費而弘敞殆過於前於是棲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内外辯上下者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顛末馳書京師求余文以鑱諸石按志武昌在漢爲江夏郡至吳改武昌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環境之内層厓峭壁之竦峙者則有鳳皇大洪鷩湍滈流之扼束者則有江漢此

清江文集卷十八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亦施之縣乎後建重樓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所居必嚴内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張麗而已闕

謝叔賔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新而

乎南服之廣如此故兹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之不得爲者春秋書新延廐是也制之不當爲者春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譙樓既得其時制實出政之所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廐南門爲春秋之所譏惡可後而不急邪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來往於道亦各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更作之始俾來者有所考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二月初吉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非險固之當保者歟破壘已湮荒臺已夷而英雄陳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以來民之至而土著者日益繁夥元季之變所至阻兵苦於攻戰千里蕭條過者興慨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既久凋瘵始復流亡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聽厥有次第哉登高望遠凡昔之荆棘叅天宅狐兎而盤虵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魑魅而號烏鳶者今皆宫室矣抑可以見聖天子之深仁厚澤被

梁民不病涉因名謝鳳橋構亭其上宋政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鄞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硤南像而事之及没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於廟禱之俄有暴風澍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又禱之一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時禾且盡槁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濱海之州大疫獨不及鄞明年饑有巨艘自劒南運米至鮚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道旣周無缺洪武四年又更定其封號若奉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司祇奉明詔惟謹而邑人爲新其廟且以狀介國子生汪瓚求余記按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内史靈運之子晋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謚獻武玄之曽孫也元嘉中爲鄞令鄞即今之奉化在縣未幾惠政大孚乃於縣東二里造方勝碶以蓄水歲漑田五千餘畒碶址阻大溪復架石爲

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闕嘗以狀聞州州上之府府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廟號資福葢有年矣國朝復修舊典雖未及加贈以寵神明於千載而知其不爲淫昏之鬼明矣余因求之南北分裂之日苻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微康樂公禦之淝水覆百萬之師晋已不國故其功在社稷爲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既善

活前進士陳觀爲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賊馮輔卿帥衆寇境官軍逆戰於珊墟嶺仰見大旗飛揚彷彿萬騎雲合而旗有謝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己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於神風尋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靈不俱爲野土而顯之一方者亦間稱一二事或者出於偶然非皆神之所爲也孰有公之庇民於冥冥所禱輒應而拯饑平寇尤彰彰於見聞而不可掩者其烈爲何

檇李董好問氏有耕讀所在城東之烏橋而鉅竹萬个森布交錯題曰竹深處取杜甫遊丈八溝詩語也間因陸景宣來求文爲記余按丈八溝在長安重開爲唐大歷間其水通安福寺一時貴人莫不遊焉觀甫之詩則其地多竹可知今烏橋非丈八溝比亦以竹深名之者當三伏時蒼翠環合日光不到此焉盤礴奚翅冰㡯雪谷而酷烈之氣不及也此亦檇李之勝雖丈八溝何以過哉嗟乎檇李介三吳闕之間號東南大郡強宗右

其職興利無窮至廟食於鄞百世之後凛焉若生則其大異於人人而精氣流行宇宙間惡得誣也故爲書其實以登載諸石重爲作迎送神詞俾鄞人歌之以慰懌其心焉辭曰蛟門兮巍巍潮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止從繽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鼉鼓紞兮吹笙竽利我民兮時暘時雨上無飛蝗兮下無鼠田每每兮多黍多稌萬歲兮千秋惟神是依兮孔樂且休

竹深處記

會者矣余愧竊禄京師未遂老於田里一造其所爲快徒重千里之思而已故復其説如此至於論竹之德則白樂天劉寛夫所述已詳兹可畧也

清泉書樓記

臨江合三邑爲郡有泉出郡西之山趾四時常清故以清泉名其里環泉而居者多巨族惟劉氏特盛實原父貢父之裔也原父在宋時號稱博學所著春秋權衡意林尤足發揮聖人筆削之旨焉繼原父而舉者前後非

族葦石爲山鑿池引流羅植佳花異木車馬之至者朝夕相踵孰知竹深處之可遊可燕乎兵戈格鬬之餘蕩爲榛莽而向之壯麗無一存者何其倐起而遽仆也烏橋之幽僻斗絶且爲好問之所專其竹久而益蕃固無昔人之誇亦無今日之感是豈不足書乎雖然竹特草木之一王子猷謂其一日不可無者惡其俗耳使有千畆之廣而未能知竹之趣焉者衆也若好問其有子猷之韻歟觀其月出而林影散風回而水聲激必有與心

無益於人往往觸龍蛇犯虎豹采於山海不測之境以爲利有大於生者故雖富貴家求之不厭蓄之甚固至戒子孫世守爲寶其視六經百家之說知之者不能好好之者不能讀剥爛於風雨嚙食於蟲鼠是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如此可謂至愚若劉氏之於書奚翅黄金珠玉不惟好之又能讀之其藏於樓者不爲風雨蟲鼠之所讐則賢於人人何如哉宜其子若弟知道者衆而二劉之緒久而弗墜也彼所居重貨歷數十年中忽變化

一及時革世殊而立愛先生遂不仕家卒人皆高之立愛生子齊卿齊卿生子季鵬亦清苦好學築萬卷書樓於泉上旁葺小樓二間左曰一經示所治也右曰獨樂示所存也日率族人子弟此焉講習殆非笑談風月酣樂絲竹之所已洪武五年季鵬以明經薦於春官奉旨入成均卒學時余為助教且累求為清泉書樓記余惟聖人既没而道之衍於書者益繁有終其身不能竟已齊卿父子竭資購之殆富於市人之肆嗚呼黄金珠玉

始刻九經板給其所求正其所習焉嗚呼治本乎教教存乎書秦乃欲愚黔首投棄焚燒而五季之君亦狄之人能知以是爲先務可不謂之賢巳乎其本雖可班而不可賣君子固無深議也自是厥後刋者相繼陸走川通四海九州之内致之既易而讀之者遂輕積之既多而通之者亦寡不亦悲夫金陵王舉直氏粥書於市復顔其堂曰勤有取昌黎韓子詩語也余嘗過而異之葢一時善賈視時廢居惟珠玉錦繡爲上而舉直以經史

似太空浮雲無一存者此不足恃爲利而恒爲吾累矣故後之不振或流於皂隷亦無怪焉由是觀之以其所好之不同而得失相去萬萬也余所以樂爲李鵬記之且使天下之士當以彼爲戒而以此爲法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三月初吉在城南挹翠軒書

勤有堂記

窮天下之理盬古今之變莫過書之所載矣唐以前經生學士傳寫而誦之故猶鮮而未徧至明宗長興三年

易而讀者輕積之多而通者寡其意切矣今良爲國子生尤慕兒寛匡衡爲人孜孜不怠月試季考恒中甲乙是由舉直示人之戒而自勵其勤且有譬稼而穀圃而蔬也故書其說云

體素齋記

體素齋者余友錢唐杜誼讀書之所取莊周刻意篇語也累謁記以暢其義余惟錢唐當吳越要衝左右江湖蠻賧海錯之所聚故其人尚利而輕揚視業儒者爲左

子集益於人者大多畜善本不翅珠玉錦繡非特徼十一之利且示人必盡其力又可知其賢也命其子良來求記余惟天祿石渠之藏其書至繁茍勤而有之則在我而不在書也不然其中枵然而餒雖富如天祿石渠亦奚爲哉韓子之詩所以惓惓訓子務於勤而已夫事皆以勤而成矧學者惡可有一時之輟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得失之判决於勤不勤耳舉直之示人如此抑病致之

至文不假修而爲行有天下之至行此真人寳其自然者雖非誼所及而欲求至於體素誠惡其假於外而忘於内也雖然孔子答子夏之問有曰繪事後素聖人之論學恒先於質而未嘗去其文所貴適中而無偏勝焉使未至於自然者苟飾而爲文修而爲行又奚害於素也哉尚以余言勗之乃起而歎俯而謝曰請書諸紳是爲記

清江文集卷十八

葢風聲氣習自古而然誼知求道爲心日從鴻生碩士
遊固足進而與之矣抑體素未易言也素也者無所雜
之謂太古之時人遊於無爲不知有忠信也不知有廉
潔也不知有禮讓也不知有孝慈也素之純也鴻濛既
裂僞而忠信從汚而廉潔著僭而禮讓興暴而孝慈立
質虧文勝喪其素矣求如真人之無所雜者不得見矣
誼生今之世而欲復乎古豈非天性之美乎或病其野
而不知吾素之不假於外也不假飾而爲文有天下之

而其醫大顯先生用藥損益古人之方治人奇證十不一失既没其季子弘又取其方增而成編題曰集效方而不曰集古方變於古也按醫自秦越人死而方亦不傳漢張仲景始有方唐孫思邈以來又有所謂千金方而三因濟生及簡易方繼出世多主之嗚呼以天下有無窮之證應之以無窮之方古人仁人之心至矣然諸方豈無效之可稱而金氏所類獨以效言者何哉方雖各主於證膠而不通者未足以言方葢君臣之品性有

清江文集卷十九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集效方序

金氏集效方一卷凡治風者其目若干居卷之首病莫重於風也治傷寒者其目若干次於風之下治雜證者其目又次於傷寒之下治婦人小兒者則繫其中焉金氏自宋之南由汳徙錢塘之東里世業醫至橘隱先生

外者奚獨醫之於方也乎橘隱父子本儒而通醫故能其巧如此非一時射利庸夫之所及者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舍是方何以哉今年秋弘至京師見余成均出以相示且求爲之序余久與之遊不得而辭也因書以質之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初吉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稽古堯舜以天下禪未有尊號之稱也武王追稱文考

寒溫不翅甘辛之辨其過也必有以制之其不及也必有以濟之一毫之悞而死生繫焉矧北方之病恒實而宜下南方之病恒虛而宜補苟以施之燕趙者施之吳越不亡必僨而南醫用於北亦無益也所以參之劉守真張潔古李東垣之論藥雖準乎古方必酌緩急之宜而去取之不盡執古人之方也執方而求效其效不可必而所類者皆效之已著可信而用焉譬之善兵者雖有孫吳之法而臨敵制勝其變不同殆有出於孫吳之

備乾道七年再加上尊號爲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十二年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葢所以極其尊稱之美如此光宗即位亦尊孝宗爲至尊壽聖皇帝寧宗即位亦尊光宗爲太上皇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夫以光堯享年之久四加册寶其制特詳故淳熙之詔曰宜稽紹興乾道之已行補兩漢有唐之未備是以後代得考而循焉

歐陽先生文衡序

文王則施之既没之後漢高皇帝即位六年詔尊太公曰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矣厥後唐高祖傳位太宗尊爲太上皇睿宗傳位玄宗自稱太上皇帝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爲上皇天帝及復兩京迎上皇歸上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内禪加尊號爲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先詔有司造玉册玉寶祭告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設黄麾仗百官涖事奏宫縣之樂行受賀之儀其禮始

爲小人所構一旦同罷而無敢辨者乃上疏極論其忠而希文之出守饒州也復抵書高若納責其不諫遂謫夸陵始非不知忤若納意必獲罪誠不暇爲身計而惜朝廷去一正人甘與同斥而不辭其忠君體國爲何如哉顧以文章稱之者未足盡其大也茍以文章爲上下則秦誓論文王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年破僞書之妄而詩譜國風先後世次猶有功聖人之删述宜其與韓子孟子竝言也嗚呼孟子没千餘年而得韓

宋興五季之後文章視唐益下其能振而復古以繼昌黎韓子者則有一人焉曰歐陽文忠公故當時蘇文公極推尊之以孟子韓子並言文公非私於公也葢公天下之言也天下之人亦不以文公之言爲過吾嘗反覆讀之見公之大節在宋爲名臣而文章特一事而已其居諫垣其居政府設施議論若三弊五事修河利害及討趙元昊曠歲無功爲陳三策何其剴切明白如此惜不得盡行其說至言石介亦事之小者杜范韓富四臣

曰文衡謂法之所在也可謂有志之士由是而進去古何遠邪既成示予故爲序以志忠之勤且使觀其文而想其人也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檇李後學貝瓊序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橫塘有秦君文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

子韓子没二百餘年而得公其人物之高道德之盛發之於言奚啻一元之氣流行宇宙而賦於萬物不見雕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爲學者所宗雖有負奇好勝欲進於先秦兩漢者亦無以過之矣金華馮忠者學精而志堅洪武五年薦於春官以少不更事俾居成均卒學而余亦被召爲助教遂從余學古文時天朝方鏟時之陋習將一變而至於古則不可不取法文忠公矣忠肄業之暇録其文之粹者凡一百七十二篇類爲六卷題

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爲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爲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爲人且將羽儀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横塘也虖輙浮以大白瞪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頽然而卧閫者高農之所爲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爲之序

農也不業於農則爲遊民而遊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遊民多而爲農之大蠧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方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懼稂莠之害也芟夸之懼蟊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耶故吾之知農爲深而人之不爲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

淨含風露灑然無塵土氣𥂰騷騷乎貫休之閫奥琴聰
蜜殊不能及焉噫詩變而至中洲詩之義已泯焉不存
工於詩者非一未見其能復古者幸於不可見之時獲
見斯道之詩所謂夸昧雜陳忽聆大雅之奏惡得不爲
之驚喜邪方將與之上下漢魏晉宋之變以泝古人經
緯之體惜其別之遽而不可止也余聞斯道上穹窿觀
洞庭過天目往來浙西東凡十餘年歴覽山川之雄秀
固以資其賦詠而詩與境俱化矣矧交一時名卿才大

送衍上人序

余客雲間時聞吳中衍斯道者工於詩而未得交其人也今年春來京師識斯道於王君常宗坐時方與諸儒編纂元史朝而出暮而休亦未暇讀其詩也六月八日斯道復見余曰衍留龍河第一禪林五月矣既倦而歸先生可無一言邪余因求其所著獨菴集讀之凡千餘篇皆無剽拾腐熟語其大篇之雄健如秋濤破山鼓千軍而奔萬馬浩乎莫之遏其短章之清麗如菡萏初花

不可至而顏子孟子至之彼奚異於吾也自孔子而下求其至者亦學顏子孟子而已彼至焉吾不至焉豈不病且恥乎或曰顏子去聖人一間孟子亞於聖人吾惡從而至嗚呼信不可至矣苟知病且恥也必以二子自勵其身所以急於學也然有本有末詞章之工也訓詁之習也非二子之學聖人者也詞章訓詁之學漸入其門登其堂者吾恐旁立而竊笑者必衆卒亦莫能至也孔子沒其道託之經者亘古今猶一日孔子之道葢傳

夫所以得於討論何如哉然斯道之所悟則在於道而不在於詩也其出也不必於所往其歸也不滯於所留奚啻太空之雲遼海之鶴孰得而縶之行矣或見奎公方舟本公立中於東南爲余謝曰龍湫虎穴當歸而尋盟矣

送鄭士衡序

吾嘗論學矣學必求其至而止孔子以天爲至者也顏子孟子以聖人爲至者也天不可至而孔子至之聖人

矣莆田鄭士衡者洪武五年試於有司遂薦於春官明年授恵安之儒學教諭以歸因舉而告之欲其率諸人者務崇其本焉非重於責人也不敢以吾之不至且又阻人之至也矧朱子之化行於閩中人物之盛尤非東南諸郡比吾可不望於恵安之弟子哉

送蕭子所序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爲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録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余言竊禄三年矣而吾

堯舜文武之傳天下之共由也其傳及於孟子孟子之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子之正蒙皆推聖人之經而衍其道朱子又類其切於己者爲近思錄此學而求其至之塗盍亦考之以正其所趨發其所蔽而措之於事業歟舍此而攻彼則本棄末務孰甚於是邪自朱子迄今百有餘年教者既昧於上學者復怠於下經之所載視爲空言未有病且恥而求至其所至者不亦悲夫吾少也無勇坐此而失之及知而欲進則其齒已老而衰

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朴厚猶存太古時因買鍾畒之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羸供伏臘之費舉無俟於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爲驩俾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至樂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滸

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滫瀡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所走告余曰執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執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巀嶭如屏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鉅竹千箇不翅秦

之尤信古今人材之難矣夫剛者過於殘察者過於急和者過於縱方者過於固迂者過於踈通者過於同厚者過於鈍華者過於文而貪者可餌昧者可罔懦者可脅也民之利病繫於吏使貪也昧也懦也固不足論至剛而殘察而急和而縱方而固迂而踈通而同厚而鈍華而文惡能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如循吏之為哉故天下之為郡不一而稱治一郡者未見也天下之為邑者不一而稱治一邑者未見也宜史之所載不過覇之徒

且爲歌以華其歸歌曰

汝馬之駪兮孰子能羈汝舟之迅兮孰子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岐送汝于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鱮釀黍爲醴兮魚升於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檇李貝瓊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太史公作循吏傳自黃覇而下五六人而止嗚呼以西漢之盛何吏之循者若是之尠邪以吾所見聞者而論

而皆有孝弟之行奚必鳳皇之異見於境也他日稱令之循吏者其在伯庸乎其在伯庸乎

送胡虚白歸海昌序

余客海昌時嘗謁民曹尚書貢公玩齋於北郭坐有胡虚白者公極稱其好學工文辭遂納交焉未幾公如閩余亦挈家過雲間不相知者十餘年既老而講學檇李之殳史兩山下數得虚白詩讀之嗚呼尚書公已没及門之士皆散於四方惟余與虚白尚有耿耿殘月太白

而已後世求至於覇者益又尠焉國家既一海宇汲汲於撫民於是大用諸儒叅錯布列於中外凡武健善用法者弗與也洪武六年夏三山趙伯庸由國子正遷知河南之永寧余竊爲之喜者累日何也伯庸天資過人而濟之以問學殆無余所見聞之過者則其爲吏也不赫赫然使民之畏不煦煦然求民之悅正心以守法其有覇之風可知矣且覇在頴川數有鳳皇之集當時以爲異今伯庸之往永寧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勸農興學

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試之對曰臣則能斲之矣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其爲詩也亦然又安得起公九京如郢人聽匠石之斲哉是以益重余之悲也余病且廢學方將與虛白逍遥東阡西陌爲驩今年春又有國子助教之命遂來京師何其相遇之難歟會徵天下諸儒海昌亦以虛白應詔至則以母老求歸執政許之亟走橋門見余而別因歷序其始終如此而

之相配能無今昔之相感邪初虛白從公學詩公爲指
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富若曹劉精若鮑
謝淡若陶靖節玄若陰常侍至於李杜之壯麗王岑之
和平長吉之奇東野之僻必出入數家中而盡其意象
焉故虛白未三十已進於詩凡觸物而成者粲然春翹
之擢穎翕然天籟之投曲殆非一時學者之所及也此
余喜讀其詩且恨不及尚書公見之而世亦無大雅之
徒能知作者之得失矣昔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

清江文集卷十九

君子樂道人之善且及於師友者亦厚之至也洪武六年秋七月二十六日檇李貝瓊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清江文集卷二十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天下諸儒應明詔來京師者咸器而官之以親老辭歸者若干人四明陳復禮與焉或謂復禮既學而仕又奚辭則曰非不仕也吾母恃吾以老猶吾之少而恃吾母也楊子曰孝子愛日吾讀而悲之大抵人壽百歲爲日

率六百甲子夭於疾病者弗論也不夭於疾病由壯而老者幾人歟由老而耄者又幾人歟今吾親幸而至於老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七其所餘已少矣此吾之可知者也又幸而至於耄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九其所餘益少矣此吾之不可必者也吾之於母欲致無窮之心而廹於有盡之景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忍一日違其左右哉所以無所顧而請之而天朝致理尤本於孝若親之老且耄者歸之使終養是

可也既而走從鴻生碩士遊益廣見聞之所未至者而赤城鴈蕩不過仙佛之所託亦既數往而厭觀矣乃泝姚江探禹穴如杭覽西湖之勝春妝秋抹互出朝煙暮雨之外者其變不一而海門潮汐雷奔雪涌彷彿激萬弩而西也於是知宋之南百五十年間安其樂而忘其憂棄中原而不復矣及抵姑蘇見穹窿之高不踰盂門洞庭之險不過彭蠡而歎區區之吴保之以爭伯宜爲人禽而泰伯不祀矣且聞博大爽塏則金陵爲東南第

以獲遂吾烏烏之私也若又責吾之辭無乃過乎樵李貝瓊聞而嘉之於其行遂述而爲序諸生之工詩者詠歌以繫於後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書於胄監之西齋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四明顧伯載少有奇氣與弟屢讀書南山中十年屢試於有司一蹴至給事中伯載獨恥習舉子業曰是不足爲吾之學亦不足爲吾之文學必如古人文必如古人

興文學以崇太平之盛伯載尚于于而來羽儀於天朝其能枯槁窮山絶谷挹寒泉而弄明月以終年歲者乎余將望之矣洪武六年秋九月既望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右秋江送別圖處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堵文明作而贈之也處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遂蹈海入吳隱雲間之鳳皇山後又徙山陽之南邨皇明洪武六年或

一四方人物莫不奔走會同焉遂至京師睹龍蟠虎踞
之勢而知天地之所載蓄山川之所控帶宜乎六朝定
都以臨南北而聖天子又當王氣於今日撫安億兆殆
過五馬一龍之應焉宿留久之將歸名卿才大夫欲留
而不可強也咸賦詩以道其行而求余序於首余惟局
於方者不可與論天下之大以其所見者小也若伯載
遊歷之廣雖未盡禹迹之所至亦必有以充其學而發
於文其於古人可幾矣雖然今四夸咸賓中國無警方

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離思亦無窮也凡能詩者咸繫於後而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既賦十四韻復序以冠其首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律兀迢迢白門道雞鳴動車轍憶昨雲間時龍潭共看月賦詩淡不枯喜君如靖節高情天姥雲清氣峩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鍾山風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歌舞地野草纏白骨獵場猶種黍馳道今生蕨天寒老鶴歸日落狐鴻滅草堂何時築

以處士之名薦者松江守康公即隱所起之至京師闕
以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隱而
不仕何也葢高者恒不屑於事雖萬鍾千駟有弗顧者
非薄萬鍾千駟也違已而徇物非其志也此處士終於
隱亦遂其志而不屈焉京師之士喜其歸而惜其別追
而祖之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事因寫而爲圖觀其艤
舟於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騎或前或卻者賓客
之咸集也波濤洶湧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亭上俯

非灼見其説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蠧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而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横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説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塗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尊者敬識於心造次

嶄綴橋門列有道終布衣無才亦朱紱且持一杯酒慰此千里别待我三泖邊早晚辭鳳闕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余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俶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説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鷙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

華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畀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弟一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說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華亭許清夫起爲桂東尹也來别余成均求一言以行

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爲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上之命臣僚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縉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考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優

白之府若省俾韓城白水郃陽澄城出車以給運者築室以庇來者而華陰得以少休也流亡四歸初裁二百户後至一千三百户則撫民之道可知矣未幾以憂去民猶歌舞其德焉今桂東爲郴之屬邑其俗愿而勁其事簡而易治苟以施之彼者施於此則無難者是余之所恱也嗚呼善治人者猶醫之於病也方六氣之相讐必攻以惡石毒草期於已疾而已及夫既復則時其飲食輔其元氣而强其四支所謂異術而同功也俗吏類

余爲之戚然不悅曰聖天子以天下久苦於兵思得循
吏撫而安之則其往治百里邑宜不易也然清夫常知
華陰矣華陰當潼關之陰爲陝右河南要衝洪武二年
始入版圖時國家命將出定巴蜀供億既繁器械芻糧
之輸於軍者日夜相繼而車牛取具邑之四驛至越境
不得易者其民益困或竄山谷間乃度田而賦計丁而
役繼上封事疏其利病上嘉其請以同州朝邑助之爲
益邏卒十傳卒十禁過賓迎勞之費於是上下獲安又

以吳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而明正道李遠所謂事有賒而寔急者是也漢承秦末暇考求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黃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重傅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爭經生學士皆散越七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仁宗命藩輔

不知大體以治寇治人慘急如束濕故不得其所者衆矣清夫由儒而進其效已著於華陰必有以惠乎桂東而邁古之循吏乎余與清夫有瓜葛以是勗之尚無視爲老生之常談也是爲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凡州縣咸置弟子員使廩於學宫擇經明行飭者爲之師而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御史張度言乃

山遊復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既明矣行既飭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備國家之選又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余固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余成均蓋崇邑丞中卿之弟也貌甚偉言甚文余禮之如其兄焉初余與中卿預編纂元史者五月而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

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繇是學徧於天下矣然漢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夸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達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爲先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問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又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真卿早從陳公子

時徵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連州刺史卒子弟遂家耒陽焉及宋設科目自尚而下擢於朝者非一而尚亦爲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貴金貂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爲皂隷者何可勝數獨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敏卿位雖卑而道寔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上副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枉道過家拜伯氏於堂

余每浴之而中卿亦稱余之序事直而不詭故其論無異同史成子歸檇李且三年又徵爲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爲悵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挹湍瀨玩雲月固非余之所能及也未幾敏卿授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益其所未至余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講於家者有素奚待余之言也哉抑聞李氏之先爲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跋野仙與同羅鐵勒應募以功賜姓盍親之也德宗

言於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爲國子助教嘗自比於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迺遣歸此余又爲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爲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爲而皆不得有所爲不知其爲天道何如邪初余與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處不能不爲之惘惘矣矧以衰老之餘攝官

其致余之耿耿焉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爲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爲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爲在上者惜也今國朝偃革右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曽文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吴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歷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曽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於朝爲中書叅知政事爲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

詠之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邙瀍穀間追逐雲月爲事如誼所謂鳳皇自引而去麒麟莫可縶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爲之序於是乎書復縶之詩曰

同客帝王都暫聚傷遽别人先春雁去與豈秋尊發朝看少室雲夜對嵩丘月龍門且復遊鳳吹令已歇有使或南來題詩寄吴越

送危於幰赴安慶教授序

書之習久廢聞於爈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嗚呼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爲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爈邪於是乎書

送鄭千之序

四明鄭千之之往中丘也國子諸生與之遊者載酒祖

之爲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於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日復見其子於𢡟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徧觀爲快而於𢡟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於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於格鬬之餘詩

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於前而薄於後不得紆徐漫衍而行也故其暴怒喧豗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濶豁然奔放繞華陰歴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菏澤北折而南南折而東一日千里夸然至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遏之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涌若雲飜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竒觀見於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浩蕩蕩也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漁而

於江之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預門生之列今典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内可無一言贈真邪辭不獲巳乃復曰盍亦觀於水乎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絶江泝淮即魚龍之蟠互鳧雁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睹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於河蓋自昆崙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硤

反諸身焉千之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顯於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慼慼於中邪殊不知進之之基實在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於弟子師巳尚益勵無怠余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顧晉和序

孌嘗論孔子在春秋時汲汲焉歷聘諸侯之國晨門荷蕢接輿沮溺輩皆譏其不能隱而其言則曰吾非斯人

爲文盪而爲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

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

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顛頓則揭

陽柳州夜郎夔子夸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

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

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常謂物之出於尋常者

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

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

之徒與而誰與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於顔子閔子學於孔子者孔子使顔子仕顔子曰鼓琴足以自娱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不願仕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曰善爲我辭焉夫以孔子之求仕如此顔閔二子之不欲仕又如此豈其道有不同而出處特異歟孔子聖人也當周之旣東急於行道二子之賢不及孔子固知時之不可仕耶如冉有季路之爲矣是孔子期於闕

清江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清江文集卷二十一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崇安丞真定安公止菴之行也貝瓊載酒白門以送之曰何以贈我遂酌而告以止之說夫凝結至堅者莫如山卑而培塿穹而五嶽連峯沓嶂之環拱其體恒止而不遷也雲氣出焉草木生焉山一於静乎流行不滯者

莫如水小而爲溪爲澗大而江河衝波駭浪之起伏其體恒震而不止也坎而瀦焉魚龍宅焉水一於動乎古之君子其止同乎山而未嘗不行其行同乎水亦未嘗不止非有心於止也其止以時非有心於行也其行以時孔子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世之拘於一曲不明夫出處者止而不行故功不及乎物行而不止故物或亂其心烏足以言止哉若子之託於田里且二十年日與田夫野老爲伍視一時之利

矣若知行止之在人者無六二之艮其腓六四之艮其身矣而於所止尤不可不求焉尚無以爲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乃起而謝曰敢不以其規自朂遂書而爲贈

送安上人序

大雄氏西方之豪傑乎塵芥六合夢幻人世葢將窮神知化而惡物之爲累也嗚呼神化豈外乎物哉然人之昧者恒以其所甚苦爲至樂以其所甚憂爲大利朝夕病於風輪火宅而莫之悟焉茍以其言覺之奚不可也

泊如也可謂止矣旣而起佐一邑之政非止而行歟亦由時而已吾無與乎其間也止固爲止行亦爲止此固合乎易矣子以爲何如曰至矣復進而申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止之小者也大象之傳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則父子之爲父子君臣之爲君臣莫不有所止聖人應萬變而不窮使天下順治者豈過於是邪必如所言不獲其身則內不知有已不見其人則外不知有人內外兩忘而止之道可得

是不合而去一葉渡江特顯其跡道固不在於是也余在雲間時嘗與學佛者極論其得失有天寧雪廬獨主神通爲説強附於窮神知化之事故斥其不求諸心則去佛已遠謂之知道可乎及官京師獲接四方有道之士而闕座元安公雪心者臨川之秀克究心印者也遊方至金陵留天界寺六年爲校藏室諸品經五千四十八卷今年冬以諸山之請歸而主其永安禪寺泐公季潭復公見心皆贈之以言復介儒者曾公旦初求序

使遇堯舜禹湯文武一之以大中至正之道亦必折而從之惜其後聖人而出溺於空虛而不返視區區事業之卑文章之陋孰得以此而勝彼乎其教之行爛熳於中國又賴其徒扶樹而弘大之當南北分裂之日則有達磨在梁鳩摩羅什在秦佛圖澄在趙考其所歸鳩摩羅什佛圖澄不過假神通以惑世得其心印之正法雖立而未嘗有法相雖形而未嘗有相則達磨一人而已武帝最爲好佛亦未能悟其旨方且求之文字之末縣

慕彼哉於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遊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汎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返者爲徒洪武七年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迺授荆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之言遂起而復曰余雖未識文啟葢亦一世之高士審於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於贈邪抑聞天台默齋王公以學正爲東南師表而文啟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國家方興學校而

其首簡遂舉所聞以質焉噫道之大未易盡也然久而不墜者亦繫乎人余固望之雪心且感吾儒之不振也

送楊文啟序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文啟者隱黄巖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於外恒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有尊於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於人者也吾何

室舟車其取之四方者無一之棄於工焉而國家之用人亦然閫外之寄必求山西之剽悍論道講義必求齊魯之君子守一郡長一邑必待龔黄守法之吏謀謨廟堂之上又在有莘之伊摯版築之傅説是物各成其器人各任其職豈二理哉然古今取士之途雖廣未若天朝合而用之雖伏於窮山絶島凡攻一藝者咸獲與四科之選由是檇李朱昭文以文詞髙等擢綦江丞俾持印往撫其境而寧國汪太玄為簿佐之且求言於余余

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横經正席以周公孔子之道誨荆州之子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兹乎振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聨綿而弔三國戰爭陳迹以發之文辭其爲適當不異於大閤也

送朱昭文赴綦江丞序

天下之物非一莫不因而器之故棠溪之金鑄而爲兵于闐之玉琢而爲圭爲璧泗濵之石錯而爲磬龍門之桐削而爲琴雲夢之篠劖而爲矢豫章之材伐而爲宫

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豈不怪已哉鵲固醫之良也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不出千里而决者至衆雖古之俞跗不能過矣太史公好奇之過欲神其事故假之爲説歟倉公之傳實祖於鵲然所治自齊侍御史成以下凡二十餘人皆以切脈求之而鵲於桓侯虢太子望色聽聲能必其生死又可不謂之神也哉嗚呼二人者不可得而見矣代之爲醫者遇疾之所在不及察其陰陽誤而致夭不亦悲夫友人王景玉

惟綦江爲重慶之屬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餘里重山環列人民鮮少舊置廵檢以守之蜀明氏以地廣置縣及附版圖因而不革然其人未洽於政化所宜宣達聖天子德意雖在萬里之外蹈義泳仁不異於中國則自昭文始尚勉之哉故爲之序而能詩者咸繫其後云

贈醫師王德裕序

方伎之見於史者扁鵲倉公二人耳傳記鵲受長桑君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

蜀去中國爲絶遠秦始通之而劒門之險守之有餘攻之不足者也劉先主嘗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孟知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平魏代劉禪若易於光武亦出危道而僅勝之考之於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於津鄉會於荆門入於平曲戰於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於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返今其兵交之蹟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也若宋洎元吾弗暇論至國朝

氏數與余言寧國王德裕之醫其驗不一今年秋應楚府紀善之辟屬有腹疾謁告三月衆醫皆視而走而德裕能起於阽死是亦精於方伎者歟余以景玉之言爲信及會於成均相與上下極論黄帝岐伯之書喜其獲見於所未見其必遇異人如鵲之於長桑君倉公之於陽慶者惜余不能張之法太史公之奇也姑舉其畧爲贈尚從而録其先後治病之功云

送葉孟桴秀才赴雅州序

送黄孟輔序

易之爲道大矣周子程子去聖人千歳之久所以發揮其奥者非秦漢時士所及而朱子又擴程周未及之義焉方元之盛時先師次山黄公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於鄉會程朱而一之而中玉父者又次山之弟能日記數千言檇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黄氏一門爲盛延祐間午山先生與予兆同登進士第後中玉亦仕至江山尉卒有子棐克世其學尤專揲著求卦定事之吉凶百不

以平吳餘力翦僭號之明氏不頓一兵不遺一鏃而全蜀來歸劒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於前代也歟故既命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畨夸錯出百貨所居又設市官以征之焉縣是華亭葉蓁爲雅州天全六番税課司副使余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三千里之役經白帝泝三峽上瞿唐出龍門過石龕歷五盤鹿頭以窮巴閬之竒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於卜筮可至也既而以疾求歸執政許而遣之士大夫各賦詩道其志余故序學之源委而稱其父子兄弟焉

送魏文芳序

昔蘇文忠公與弟黄門會於彭城之逍遥堂夜牕聽雨賦詩唱和奚翅塤篪之迭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而樂别而悲見之朋友且然況於兄弟之親而厚者哉余每讀其詩以爲有棠棣之遺意能使人益重同氣之恩其視相讐相怨待之爲塗人如鄭伯者用心何如也國子

一失人咸以爲季主不能過且譏其不習舉子業如前人趨場屋一日之利嗚呼易固主於卜筮而祐夫神也世知卜筮爲一事例于日家之小數又烏足以知易哉初渠從親於江山元季之禍兄弟皆死於兵獨間關千里轉客雲間洪武五年始歸石門年已五十有八而宗族凋落殆盡矣今年秋朝廷用薦者言召至京師因過成均見余乃舉所得於先師之緒餘與之極談累日而天地無窮之理古今無窮之變莫不貫通又非區區局

故滎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佚耕處士鄭公卒無後洪武三年冬十有二月甚日外孫王友龍穿窆松陽旌義鄉之雲巖山陽吴工原以其配東海徐氏合葬焉越二年壬子友龍擢進士第授池州貴池縣簿復狀其系出行事請銘於國子助教貝瓊圖鑱石墓側乃次第而銘之處士諱天覺字佚耕括之松陽人始唐鄭餘慶事德宗憲宗官至同平章事餘慶之後有如岳家三衢昆弟五人如岳繇衢徙括支葉益

生上黨魏翰在京師二年而其兄文芳不遠數千里訪之既見之頃怡然如文忠公兄弟之在彭城又孰知山川之阻霜露之慘乎發春當歸且戀戀不相捨而勢有不得留也於是一時與翰遊者咸嘉其義發之詠歌復求余序其首嗚呼親吾所當親固本於天理之自然有不待強而後能者亦何假余言以爲勸邪特閔夫失其本而不及是究是圖烏可不因文芳而推古人之所重也

提領公没事母劉氏益謹劉一日疾革封股糜而進既
唉尋已人皆稱其孝至遇宗族疎戚盡禮故内外無絲
髮間晚好浮屠法數會父老以講佛書爲事後至元五
年遇疾不治曰吾春秋已七十三復何求邪處士身長
七尺餘貌甚偉美鬚過腹好善嫉惡剛而不暴初同里
徐梅魁女如珪通論語孝經大義工書亦有法梅魁爲
擇配三十不嫁及見處士曰可矣即以妻之生子一人
夭女二人曰錫曰鍾鍾亦夭錫適王彬宋司農唐珪曾

繁散居麗水松陽平昌間而松陽之族特盛在宋時師尹克寬祖孫以明經及第克寬寔處士之從大父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皆隱不仕父某爲元某提領母劉氏生五子其長爲處士少負奇好學工詞賦宋亡遂不從進士試賦詩有金鼎無鹽味更濃之語讀者悲之其先有銀鉛坑侵於勢家提領公弗爲理處士時年十八奮然往白之官勢家廼屈復語曰若所專者利也吾所爭者義也今吾事已直使盡有爲快曲直何遠哉割而予之

身玉顔閟而不施豹伏鴻騫世以盈顛孰與約全得喪兩遺洞參六觀仁必有後厥施曷偏雲巖之陽吳工之原我銘於墓百世孔安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余繫官京師不得奔走以撫其柩臨其窆越明年六月其子鼎走八百里見余而請曰鼎不幸失怙而痛吾父生既晦而無所見没又泯而無所述其爲不孝大矣將與諸

孫也其妾周氏生二女曰鈿曰鉉鉉適葉氏徐後十年卒年八十三錫之歸於王也生文虎友龍而寡誓弗再適二子方幼皆養於母家而徐氏親誨之處士日出飲酒歸命讀出師陳情二表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輒泣下不止嗚呼其爲人如此宜其世繼繼繩繩不絶天之所施又奚相戾耶友龍欲厚其報喪以杖期服義也銘曰

惟括之鄭縣衢始遷訖宋歷元本固而緜烈烈處士長

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雲間之俊秀及門者恒數百余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論文章之妙而反復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急人患難家無留金有亦不能蓄也善飲酒至百盞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余與處士尤爲莫逆有所蒙滯數引物開喻爲之釋然冰解而性戇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失今則已矣烏得不爲之深悼而慟邪故

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垂無窮嗚呼余忍銘處士邪初余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序外姻之好焉葢余娶葛氏處士内子之姑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於家者不輟余客泖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劇談忘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舉處士累戰累北且不罷有司益發書讀之期必得而

源浩溥渭澤女一人壽奴淍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往來其家至則留經月而去一日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莆溪之東源寔是月之某日也銘曰

驥日千里而蹶於坦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立枯命固繫於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鶴砂之西有溪曰莆玄宅孔安庶厚其諸孤

清江文集卷二十一